

2031
522.724
03725
武汉党史资料汇编

2

武漢 風雲

武 汉 风 云

——武汉党史资料汇编之二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
办 公 室 编

目 录

回忆省工委对沙市地下党的领导

.....陈克东（1）

解放战争时期黄石地区的地下

革命斗争.....张维明 杨福潮（5）

在黑暗中苦斗

——中共武汉地下市委直属衡阳支部地下斗争概述

.....周 济（23）

回忆衡阳直属支部领导下的新闻战线的斗争

.....丁亚辛（46）

一架“合法的”秘密电台

——记解放战争时期利用敌人电台为我服务的

一段经历.....应山红（57）

平汉铁路中共汉口支部领导下的职青斗争

.....马一、左仁凯、杨明焕、汪宗弢（执笔）（66）

峥嵘岁月风雨稠

——忆湖北农学院的地下斗争

.....刘佑庭（74）

反美反蒋争民主 护校保产迎解放

——湖北医学院的地下斗争

.....朱大鉴 司朝曾 (91)

党的阳光照亮了中华大学

——解放战争时期中华大学地下斗争简况

.....陈仁熟 朱家启 (106)

黎明前的战斗

——武昌艺专地下斗争纪实

.....邵可晴 李本镇 刘政德
孙昌前 李泽沛 曾昭天 集体回忆 (121)

三元里畔迎曙光

——汉口商专地下斗争简述

.....孙哲斋 (139)

汉口法学院地下革命斗争纪实

.....石吉蕙 朱世刚 王功安
崔学山 熊永华 李 泽 (148)

回忆省工委对沙市地下党的领导

陈克东

我是沙市人。自1938年参加革命活动和党的组织后，基本上在本省本地区活动，沙市的情况，我是熟悉的。1945年组织上根据我的条件，决定要我回沙市参加竞选。

我从重庆回到津市联络总站后，积极准备回沙市参加竞选。为了深入了解沙市的情况，我以行商老板的身份，来往于沙市，津市之间，主要做面粉生意。联络总站的交通员司光绣，徐正今同志这时就变成了我的伙计。从外表上看，我们这个生意还算做得不小。

工作了一段时间，大约到了1946年初，上级又来指示说，不回沙市参加竞选了，还是到武汉去搞党的地下工作。此刻，独夫民贼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两党会谈纪要，调遣大批部队，向我解放区进攻。和平的前景已被蒋介石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所破坏。

武汉这个地方，我从来未去工作过，人地生疏，要去那里开展工作，要有一个熟悉的过程。1946年初，我住在沙市梅台巷张敬先同志家里，继续干我的行商生意，下跑汉口、上抵沙市，借以熟悉武汉情况，便于日后开展工作。

为了在武汉站住脚，我把司光绣同志派往汉口，在一家绸缎铺里弄到一个管账的工作，我到武汉就有了落脚的地

方。徐正今同志在沙市的亲戚多，便于隐蔽，就把他留在沙市。两头都有了掩护。到了1946年夏天，武汉的情况熟悉得差不多了，我就从沙市到了武汉。

1947年，革命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党中央向全党发出了《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我们当时的地下工作也有了新的发展。湖北省工委决定，把武汉地区党的地下工作扩大到长江沿线，开辟两岸的工作，大力发展我党的力量，迎接全国的解放。并决定由我来负责这一工作。上至沙市、宜昌，下到黄石、武穴。这样我又开始和沙市发生联系了。

1947年，徐正今同志已经在汉口，由我介绍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要在沙市开辟工作，徐正今同志是个种子。根据省工委负责人曾惇同志介绍，公安县斗湖堤还有个入了党的开明绅士，名叫程鹏万，我对他不熟悉，曾惇给他写了一封信，由我带去，可以接上关系。石首还有两个党员教员，一个叫王柳中，一个叫王育民。其中王育民同志是由武汉到石首去的。这样，沙市、公安、石首都有了我们的人，我来沙市就是要联络这些人。

1947年上半年，我先后两次来过沙市。接触了陈捷、李忠发、罗铁青、王力安等同志。抗战初期，我就知道陈、李是党员。李是工人支部的，我当时是店员支部书记，陈捷，司光绣同志是店员支部党员。通过侧面打听，我了解了李忠发他们的情况，日本投降后，他们是由解放区襄南地委派到沙市来的。我和曾惇同志在汉口工作，江汉区党委城工部长蔡书彬同志也是知道的。我们和解放区虽然没有组织关系，但彼此都很了解，我们经费有困难时，常到江汉区党委借钱，

蔡老都是给的，两方面配合都是为了党的工作。

在沙市我还见到罗铁青，王力安等同志。罗铁青是华威印刷厂的，过去是店员支部宣传委员。这次去找他，见他不够热心，表示不想搞了。王力安同志，过去我也认识，抗战时期，我在宜昌当县委书记时，他是区委书记，在一个学校里当教员，当时宜昌党组织，由于叛徒的出卖，王力安同志也被捕了，进过恩施集中营，是自首出来的。在沙市见到他，我们在大赛巷的王力安住处交谈过两次，王力安同志表示愿意为党继续工作。我说那可以，关于党籍的恢复问题，目前暂不谈，如果是你说的情况，今后可以在问题调查清楚的情况下，恢复党籍。如果情况有出入，你对党要负政治责任。这样，王力安同志就由徐正今同志联络，布置工作。

在陈捷同志家，我和他谈过一次话，总的意思是大家合在一起开展党的工作，经过协商，最后的决定是李忠发同志他们的支部，继续保持和襄南地委的关系，但是大家合在一起搞，由徐正今同志作为我的代表。

1947年上半年，我们决定正式成立一个支部，在梅台巷张敬先同志家开的成立大会。我代表省工委宣布由李忠发同志任书记，陈捷同志任组织，徐正今同志任宣传，会议开了三个半天，研究了党的工作。这样就确定了省工委对沙市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关系，后来襄南地区认为这样做耽心互相影响不想这样作，但同意通过徐正今同志和我们保持联系，配合工作。

1948年6月，武汉地下党遭到了敌人的严重破坏，少数同志被捕。当时朱康侯同志在省工委机关工作，被捕的人中，有认识朱康侯同志的。为了减少损失，组织决定调朱康

侯同志来沙市工作。行前我向朱康侯同志交待了徐正今的关系和李忠发支部的情况，并要朱到沙市后去石首、公安等处联络有关人员。朱康侯同志来沙市代表我领导徐正今，由徐和李发生横的关系，协调工作。

当时，地下党和江汉军区的交通线有几条，其中有一条就是从沙市到解放区。武汉党组织出了问题，有时通过沙市把人送到解放区。同时，也利用这些交通线，保持和江汉军区的联系。

有一年，我们经济困难，省工委派岳建中同志到江汉军区找蔡老借钱，这一次带回现洋一千块，黄金二十两，就是从沙市这条线进解放区的。岳建中同志完成任务回到武汉后，向省工委领导同志汇报工作时说，沙市地下党的同志很热情，很有办法，很负责任。

1948年7、8月间，武汉党组织被破坏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为了减轻损失，组织决定除曾惇同志不离开武汉外，其他省工委领导，均撤离武汉，我就去了香港。我到香港后，朱康侯同志在沙市就无人联系，1949年3月，我回到了武汉，为了集中力量，搞好武汉的工作，把朱康侯同志也调回了武汉。

（袁道海、肖本新访问并根据录音整理）
转自《沙市党史资料》第八辑，本刊发表
时经陈克东同志本人作了某些修改补充。

解放战争时期黄石地区的 地下革命斗争

张维明 杨福潮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阻止我党我军对日受降，派出大批接管人员接管日伪的工矿企业，抢夺抗日胜利果实。对此，我党采取了国民党公开接管，我们就地下接管的方针。当时，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从重庆地区抽调一批党员到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加强党的力量，开展对敌斗争。黄石地下党的负责人张维明、杨福潮同志就是随着国民党的接管人员从重庆来到黄石的。在黄石建立地下党的领导，发展了党的组织，壮大了革命力量，开展了对敌斗争，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迎接了黄石市的解放。

一、黄石地下党的建立和发展

1945年10月间，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经济部委派黄文治为接收大员，东下武汉，接管电业。这样，就要招收一批技术工人，杨福潮（地下党外围组织重庆工人民主工作队队员）获得这个消息后，立即向地下党刘实汇报。刘听后，很

高兴地说：“这很好，我们正要到武汉去，你可以乘此机会随他们去”。杨福潮就找黄文治洽商，黄知道杨原是宜宾电厂的特级技工，不仅同意录用，还叫他多找几个人一起到武汉去。于是，杨福潮又找了王松山、邓祖安、陈烈等几个技工，他们都是民工队员，于1945年10月中旬，乘木船东下，11月底抵达武汉。杨到武汉后，按刘实的交待，到武昌第一纱厂找侯杰接头。接上关系后，杨福潮又去找黄文治联系做工的问题。黄把他分配到大冶电厂（黄石电厂前身）当技工。这样，杨福潮于1945年12月来到黄石。

1946年2月刘实到黄石来，在杨福潮家里听取了杨的汇报，并在杨的陪同下到外面转了一转，进行实地观察。当时，黄石有五大厂矿——大冶电厂、华中钢铁公司、华新水泥厂、源华和利华煤矿。刘对杨说：“这里是工矿区，大有可为，你要长期呆下去。”

1946年5月，刘实派张维明来到黄石，并通过杨福潮介绍也进入大冶电厂当钳工。在这以前，刘实还派了熊延华（重庆工人民主工作队队员）到黄石来，由杨福潮安排在华钢当车工。张维明是地下党员，曾在重庆工作，也是刘实领导。刘在重庆时对张说：“抗战胜利了，国民党政府要迁都南京，政治、经济、军事的中心当然也转移到南京。他们要东下接管，抢摘胜利果实，我们就针锋相对，也东下搞地下接管。南方局指示，要抽调一部分党员到武汉去开展工作，我要到武汉去，你把工作移交一下，也到武汉去。”由于张维明当时正在李家沱地区发动工人要求老板发遣散费，所以，刘实先到武汉。张维明到武汉后，刘实就派张到黄石工作，并给杨福潮写了一封信。张到黄石后，按照刘实信中的

指示，成立了三人小组。小组成员是张维明、杨福潮、熊延华，由张维明领导。刘实和他约定一个季度来黄石一次。来时装扮为医生，商人或工人。先约好关系，以防查户口。接头开会大都在杨福潮家里。有段时间，因调整工作关系，改由陈克东领导过。

三人小组成立后，刘实先后把在华钢做工的地下党员张兆潜和讳源口灿华煤矿当会计的地下党员谢速航介绍给张维明，由张单线领导。随着党的工作的开展和斗争的深入，黄石地下党组织也不断发展壮大。1947年9月，吸收杨福潮入党。这年年底，经过审查又接受李聚仁重新入党，（解放后改名为熊寄萍）。并发展袁流昌、卫再清入党。1948年2月发展的党员有贺金辉。到1949年春季，为了适应护厂斗争的需要，又发展了一批党员，电厂有袁志洲、王仙山、李松桥、刘木卿、朱志怀、童宗海、周肇选、肖跃玉，华新有陈学构。到黄石解放时，共有党员二十人。

1949年春节后，特区工委根据护厂斗争的需要，决定建立黄石工人协会、青年协会两个党的外围组织。工人协会吸收各厂矿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参加，工人中的党员为当然会员。工人协会由张维明领导。青年协会为地下青年团性质，职员中的青年党员为当然会员。青年协会由李聚仁领导。黄石工人协会和青年协会共发展会员四十多人，他们是群众斗争中的骨干力量。解放后，青协会员转为青年团员。

1947年9月，上级党组织曾决定由张维明、谢速航、杨福潮三人组成中共大冶地下县委，张维明任书记。除黄石地区工作外，并负责筹建武工队。到1948年6月，刘实传达上级党组织指示说：“江南已有了游击队活动，黄石地下党不

要搞武工队了，要把精力放在工矿工人运动方面。”并宣布上级党组织决定撤销中共大冶地下县工委，成立中共黄石工矿特区工委，成员为张维明、李聚仁、杨福潮，仍由张维明任书记。同年4月，武汉有同志被捕，上级党怀疑是×××出卖的，此人又认识张维明，知道张在黄石工作。9月，党通知张维明撤离，到武汉去另行安排工作，由李聚仁任特区工委书记，王松山为委员（杨福潮病了）。张维明到武汉，原定由邓祥到约定地点接头，可是张在武汉等了半月多，仍不见邓来，张只得写信与李聚仁联系，李通过了解，张离开黄石后，没有发生异常情况，便给张复信：“你要回家就回家吧！”这样，张维明就再来黄石工作，张回黄石后，他和李聚仁的职务再没有进一步明确，工作上的分工是，张维明管电厂、源华、利华，李聚仁管华钢、华新。

当时，国民党对工矿企业的统治是非常严密的，各厂矿都有警备队，对工人实行武装镇压，又派特务和帮会分子混进工人队伍，监视工人活动。电厂、华钢还成立了黄色工会——员工励进会，控制工人活动，不准工人成立工会。在白色恐怖下，黄石地下党严格地执行了地下党的组织原则，除特区工委委员之间有横的关系以外，都采取单线垂直领导，不发生横的关系，党员互相之间是不知道的，即使工作需要，非发生横的关系不可，也尽量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因此，当时没有党支部和党小组这样的党的基层组织。当时的叫法是，有三个党员以上的单位叫做“点”，一、二个党员的单位叫做“线”。在策略上也是尽可能地争取以合法的名义开展斗争，避免暴露。

1949年5月15日黄石解放，成立黄石地区特派员办事处，

何英才任政委，金实遽任特派员。黄石地下党组织即移交给特派员办事处。移交时，黄石地下党员和来黄石接管的党员召开了胜利会师大会。会上，办事处的领导同志讲了话，两路党员亲切握手，庆祝胜利，表示互相学习，团结战斗，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黄石地下党员过去都是单线联系的，互相不知道，这时，大家见面，心情非常激动。

二、黄石地下党在大冶电厂的斗争

黄石地下党，以大冶电厂力量最强，工作也最好，现在着重介绍一下黄石地下党在大冶电厂的斗争。

（一）、贯彻群众路线，串联和组织群众

那时国民党的接管人员都是从大后方来的，多以抗战“功臣”自居。杨福潮是作为接管人员来的，他技术又好，是特级钳工，负责汽轮机房工作。张维明是较高等级技工，也是从重庆来的。群众对他们都很尊敬。他们就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广泛地同工人群众接触，开展交朋友活动。有时他们上群众家里登门拜访，有时他们邀群众一起外出谈心。他们从生活上热情关心群众，在技术上耐心帮助群众。他们利用一切机会同群众谈生活情况，谈各自的经历，从个人家庭谈到社会、时局，谈国民党打内战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通过谈心宣传党的政治主张，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电厂老工人朱文奎在大革命时期参加过罢工斗争，他看到张维明、杨福潮的活动，感到党又回到工人中间来了，心里热乎乎的，他说：“我年纪大了，做不了什么工作，也不想参加组织了，我把儿子交给你们，请你们收下吧。”他们通过交朋友，个

别串连发动，发现了三十多名可靠的积极分子，为开辟党的工作准备了骨干。

在交朋友做个别发动工作的基础上，他们从关心群众生活着手，进一步争取、团结和组织了更多的群众。

电厂有两个食堂，一个是职员食堂，一是工人食堂。职员食堂的伙食好，工人食堂的伙食差，工人对食堂的意见很大。考虑到伙食好坏关系群众切身利益，是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张维明、杨福潮就发动群众，于1946年8月成立了伙食管理委员会，由工人自己管理伙食。伙食管理委员会成立后，由委员们轮流购买蔬菜，进行伙食监督，注意节约，堵塞浪费，把伙食办得又好又便宜，改善了工人生活。

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人的工资微薄，物价飞涨，生活极端困难。不少工人月月要向资本家商店赊购米、油、煤、盐，发工资后把账一还就两手空空，这时就要靠借高利贷度日了。遇到天灾人祸，更是借贷无门，束手无策。在1946年10月间，张维明、杨福潮发动和组织电厂群众成立了冶友互经会。每人每月交纳储蓄金五角至一元，发一个记帐手册。工人生活困难向互经会借钱不要利息。为了避免货币贬值，互经会将工人交纳的储金随时换成银元。互经会会长就是老工人朱文奎，他热心为群众办事，工作认真负责，群众对他非常信任。互经会开始是由三十多名积极分子带头组织起来的，后来百分之六十的工人都参加了。参加的人多了，储金也多了，他们又利用储金办了一合作社。把工人需要的日常用品批发买进来，原价卖给工人。这个互经会深受工人的欢迎，通过互经会，党把电厂的大多数工人团结起来了。

黄色工会——员工励进会是官办组织，由理事会领导，

理事会的会长就是厂长，理事就是各课课长。唯有干事是聘请的，有一般职员也有工人。会员不履行入会手续，本厂的职员工人都是本厂员工励进会的会员。员工励进会设有图书室、康乐室、理发室，还出壁报，上文化技术课。国民党的目的是用这种组织代替工会，以控制群众，并不准工人成立工会。因此，当时要公开成立工会是不可能的，最好的办法是采取孙悟空“钻肚皮”的战术，打进员工励进会，争取以合法的名义组织群众活动。为此，张维明、杨福潮和一些积极分子都积极参加文体活动，后来，张、杨等被员工励进会聘请为文体干事。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公开合法地组织群众活动了。

经过组织发动，1946年11月，他们就利用员工励进会在厂内成立了篮球队、足球队、歌咏队。除经常组织球类比赛外，还组织爬山、春游等活动。有时还以这些活动作掩护，在飞云洞、桃花洞召开积极分子的秘密会议。歌咏队取名“海燕”，演唱过《黄河大合唱》、《毕业歌》、《王小二过年》、《枪口对外不打自己人》等进步歌曲。有个混进工人队伍里面的国民党员李泰翔（解放后被捕劳改），也组织了一个歌咏队专唱黄色歌曲，想压垮我们歌咏队。我们根据斗争的需要，补充队员，把队名改为“狮吼”。我们歌咏队唱出了人民的心声，终于把那个黄色歌咏队压垮了。后来，歌咏队又发展成了“演剧队”，演出了《钦差大臣》、《反正》、《王大娘补缸》等进步话剧，起到了组织群众、宣传群众的作用。

1947年8月，杨福潮还以员工励进会文体干事的身分，要求厂方在工人住宅区腾出一间房子作工人俱乐部。理由是

员工励进会的活动场所设在职员住宅区（现冶钢二门内），工人住宅区（在二门外）没有活动场所。厂方同意在工人宿舍腾出一间房子作工人俱乐部，员工励进会给工人俱乐部购置了桌子、板凳、象棋、扑克、收音机和文体用品，还订了报纸。工人俱乐部成立时还举行了庆祝会，张灯结彩，鸣放鞭炮，合影留念，十分隆重。员工励进会的理事（厂里的课长）们都被邀请参加了庆祝会。这时，他们也不得不对工人俱乐部的成立表示祝贺，还答应派一名勤杂工给工人俱乐部看门和负责打扫清洁卫生。这样一来，工人俱乐部就成了地下党的合法的活动场所了。工人们下班后，都到俱乐部看报下棋娱乐，甚至连家庭纠纷事也要求俱乐部调解，更加起到联系群众团结群众的作用。地下党的负责人也经常在这里收听新华社的广播，随着三大战役的发展，收听广播也逐渐由秘密过渡到半公开与完全公开了。广大工人从这里听到了解放战争的辉煌胜利，国民党军队惨遭失败的消息，听到了我党宣布的惩办国民党战犯名单和国民党要求谈判的新闻，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此外，他们还利用社会关系，在黄石开酱园建立了掩护点。张维明的堂兄张佳福是资本家，双目失明，原在汉口硚口水厂旁边经营酱制品商店，生意萧条。张维明来黄石工作，他托张维明在黄石摸摸商情，张维明告诉他黄石工人很多，可以来黄石经营酱品生意。1946年冬，张佳福把在汉口经营的商店迁来了一部分，在石灰窑八泉街租了一个铺面，开了上海老源大酱园。后来，他为了扩大营业，要张维明给他邀一个会以充实资金，张维明帮了他的忙。于是，他在黄石港街上买了一栋房子，前面是店，后面是酱制品作

坊，他把汉口的店铺全部搬来了。这样，他在石灰窑和黄石港就有了两个店铺。上海老源大酱园在黄石也颇有一点名声。

张维明经常出入该店，有时还帮忙站站柜台，因此，有些人就认为张维明是该店的股东，叫张维明“二先生”、“二老板”。张维明认为这对自己是一个极好的掩护，也不作解释。张维明还向张佳福表明：“我是有政治信仰的人，万一在黄石出了问题，你要保这个‘二老板’啊。”张佳福也满口应允了。

有了上海老源大酱园这个关系，地下党的工作也就比较方便了。有时组织上安排同志来避风，也有落难的朋友来要求经济上接济，来了就在该店当临时店员，有饭吃，有落脚的地方，给零花钱，走时还提供路费。这些问题，只要张维明提出来，张佳福从不拒绝。如贺金辉、张佳达、李志军、忻克勤等同志都在该店当过临时店员。

（二）以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为中心，发动工人为进行怠工，维护自身的权益而斗争

经过一段工作，群众有了一定的觉悟，骨干力量已经基本形成，在这个基础上，黄石地下党组织就发动群众开展了以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为中心的一系列斗争。

国民党接管电厂不久，刘实到黄石来，看了电厂的两台发电机组，便对杨福潮说：“这机器将来是我们的，现在它在敌人手里，要让它经常出事故，不给它好好发电，但又不能把机器搞坏了。”电是工业的动力，电厂出事故，各厂矿停电，就不能生产。因此，张维明、杨福潮就经常同群众一起巧妙地制造各种事故，检修时就发动工人消极怠工，延长检修时间。汽轮机和锅炉房有很多管道，要经常清洗水垢，